

实现赶超



迈克尔·斯宾塞

《下一次收敛》

多极化世界的经济增长前景

法拉·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公司，
纽约，2011年5月，320页，27美元
(平装)。

我们可能正在处于经济史的转折点上。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将见证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在人类史上，这只发生过两次。千百年来，人类的生活水平没有表现出确定的长期趋势，国与国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到了18世纪，经济史的进程引来了第一次突然转折。工业革命首先推动了英国的生活水平显著而持续的提高。但是这样的变革只发生在少数地区，主要是在欧洲（如今的欧盟国家）以及日本。世界的其他地区（超过4/5的人口）仍深陷于农业化。到了1950年，各国间发展的不平等已经非常严重。

之后，历史进程再一次突然转折。1950年以后，某些原本落后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开始以惊人的速率增长——每年大约7%，这使其开始弥合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

近年来，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开始以接近10%的速率增长。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我们将在有生之年见证另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生活水平的重新收敛。从前只有少数国家民众才能享受到的待遇变得对大多数人来说司空见惯。这种潜在的跨时代的进步是迈克尔·斯宾塞令人印象深刻的新书《下一次收敛》的主题。

收敛背后的基本算术式很简单，它被称为72规则。这条规则的意思是，如果想知道生活水平翻番要多少年，你只需用72除以平均增长率。所以，如果一个国家以10%的速率增长，那么七年左右其生活水平将翻番。这意味着倘若一个国家的经济在人均收入500美元的阶段开始腾飞，且每年的增长率是10%的话，那么只需35年其人均收入就将达到16000美金。再过几年，其收入水平将达与发达经济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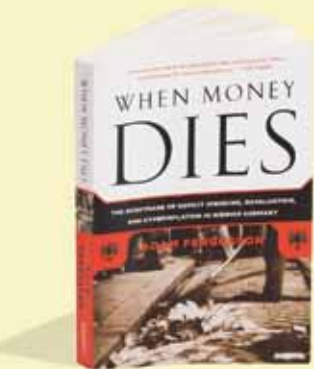
加印钞票

亚当·弗格森

《当货币死亡时》

魏玛共和国赤字支出、贬值和恶性通胀的梦魇

公共事务，纽约，2010年，288页，14.95美元（平装）。



《当货币死亡时》不是一本新书，而是一本旧书的重印版。尽管它于1975年在英国首次出版，但直到最近才在美国发行。这本相对模糊的著作得到了金融家的某种推崇，因为此前有报道称，亿万富翁、投资家沃伦·巴菲特曾经推荐一位荷兰金融家阅读该书，他说在欧洲各国政府尝试阻止经济下滑的背景下，该书提供了对当今事件的解读。不管这两人是否有过这次交谈，但是

这个传言促使该书二手书的报价超过了1000美金。一位美国出版商据此推出了该书的平装版。

之所以这本书目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是因为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使用“定量宽松”作为刺激经济的工具。书中叙述了20世纪20年代德国恶性通胀的灾难性后果。当时德国央行——德国国家银行——简单地通过加印钞票来为公共赤

字融资。事实上，该国在一战之后已经经历过一轮通胀了。

该书作者亚当·弗格森时任英国财政大臣（财政部长）杰弗里·贺维的顾问，他有力地勾勒出了通胀的腐蚀性效应，并描述了恶性通胀的种子如何支配二战后的德国。

“通胀助长了恶势力，毁灭了国家复兴或者个人成功的所有机会，并且最终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左派和右派的极端分子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导致阶级对立、种族对立、家庭对立、丈夫与妻子对立、贸易对立、城乡对立。当简单的希望或需要可以支撑一个国家时，它却破坏了国家的决议。部分由于其不公平的歧视性特征，它给每个人带来了最坏的一面，包括实业家和工人、农场主和农民、银行家和商店老板、政治家和公务员、家庭主

持平。当然，前提是该国始终以同样的速率增长。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苛刻的限制条件。增长是个很神秘的过程：只有13个国家曾在25年的时间跨度内保持平均7%的增长率。而这13个幸运的国家中，只有一

增长是个很神秘的过程，赶超并非水到渠成。

半继续提升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换句话说，赶超并非水到渠成。

因此，斯宾塞没有去推测收敛后的世界将会怎样，相反，他聚焦于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国家需要怎么做才能到达这一目标。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没有人

真正知道答案。但是经济学家还是有些心得，尤其是斯宾塞。这不仅是因为他是诺贝尔奖得主，还由于他在担任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由世界银行组建）主席期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本新书正是他这些年的研究和思考的成果。

斯宾塞认为，穷国主要通过两种机制来获得增长。第一，它们从富国获取知识。第二，它们专门生产其他国家需要的商品，从而规避了本国购买力的不足以及当地需求与该国生产优势的矛盾。简单地说，成功需要这些国家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并且融入全球经济。

斯宾塞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关键点。他指出，对于很多国家而言，需要找到一个成功的模式，例如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尽可能地坚持下去，特别是通过

防止汇率升值来做到这一点。但是持续的增长需要结构性的变化，在劳动者的技能和人均收入提升之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要让位于先进的制造业与服务业。

《下一次收敛》考察了一系列类似问题，包括中国和印度的结构性问题以及2008年全球危机下关于合适的经济模型的争议。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斯宾塞非常清晰而凝练地解释了此类复杂问题。他的文字简洁和考查范围的广阔部分源于其丰富而多样的关于增长的研究经验。但是如果你要找一本关于当今最中心的全球经济议题的介绍，这本书绝对是首选。

乔西·福尔曼
(Josh Felman)

IMF研究部助理主任

妇、军人、批发商、零售商、矿工、放贷者、养老金领取者、医生、工会领导人、学生、游客——尤其是游客。”

除了战争赔偿的巨大负担，在面对国内日益强大的右翼政党的反对浪潮时，魏玛共和国政府（成立于1919年）也不敢针对重工业和其他从战争中获利的制造商提高税收。结果是，德国14%的战争支出由税收融资，而英国的这一比例为30%。其余的支出由贷款或直接由德国国家银行融资。

因此，魏玛共和国承担了巨大的公共债务，并被迫偿付高利率和巨额的利息。除了其他困难和债务，魏玛共和国继续在德国国家银行的直接支持下为自己的部分年度赤字融资。当法国军队控制“鲁尔区”时，德国的通胀完全失去了控制。紧随其后的是

总罢工，而德国政府同意向工人支付薪金。在完全没有意识到后果的情况下，德国国家银行的总裁决定通过印制企业和民众“需要”的货币来为上述承诺融资。通胀迅速转变为恶性通胀，德国马克巨幅贬值，物价飞涨。

作者根据第一手的资料描绘了不断加深的经济漩涡所带来的破坏效应及其社会影响：“一位老太太解释了为何她和她老伴变卖了房产，因为这对夫妇的两个儿子都在战争中死去，没人照顾他们两口子，他们的养老储蓄也贬值了，这毁了他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她接着说，‘让我们愤世嫉俗’”。

弗格森在书中刻画了大量人口所感受到的绝望和无助以及德国困难的政策处境（驱使德国国家银行作出上述决策），但是作者没有详细讨论通胀与德国马

克贬值之间的关系。他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下述重创德国的事件的理论解释，这些事件包括在什么情况下货币的印刷会导致高通胀、加速通胀或者恶性通胀。

该书包含了很多数据参考资料，但是没有表格和数据为这些事实作支撑，读者将很难勾勒出完整的图景。其同样没有讨论适度通胀相较于其他可行选择的利弊权衡。这是一部有力的历史记录，但是在帮助我们了解当前局势方面，它所能提供的信息是有限的。

于尔根·克罗法特
(Jürgen Kromphardt)

柏林工业大学经济学教授，
前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成员

对伪造者的审判

本·塔尔洛夫

《造币者》

三个臭名昭著的假币制造者的邪恶人生和惊人历险

企鹅出版公司，纽约，
2011年，370页，27.95美元
(精装)。



这个春季之后的某个时候，那些钱包鼓鼓的幸运儿将开始通过自动取款机或者财务出纳获得全新的百元美钞。这种新的纸币原定于二月份开始流通，但是它们的设计太复杂了；它们的水印、金属条、颜色渐变的凹版非常繁杂，在印上所有内容后，纸质的特性变得不可预知（测试版在印刷辊的挤压下出现了严重的折痕），所以它还得有几周才能到我们的手里，充实我们的口袋和钱夹。

美国政府已经致歉了，但同时暗示事实上所有人都应该原谅这种延误，因为新的钞票是如此难以印制，所以大量的伪造者必将发现这种纸币更难伪造。

而这些本来就是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永远的愿景：我们这个世界的货币体系将只使用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但它并不会因为同样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的伪钞集团的不懈努力而彻底崩溃。

这样的风险早在300多年前就为人所知——而且可能更早，因为中国人早在1000年前就首先开始纸币。而在相对年轻的西方，可兑换票据——其本身没有价值，但是最终依靠于时常显得很脆弱的公共信任——到现在为止只存在于300多年（瑞典是第一个，于17世纪60年代末开始使用）。在那之前，人们通常所使用的交换媒介

依然具有内在价值，而对其加以伪造既是基本不可能的，并且最终也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人可以伪造一头牛（单词“pecuniary”表示金钱，其包含的词根在拉丁语中就是牛的意思，当时在意大利，

牛实际上是一种交换媒介），或者复制骆驼或贝壳，仿冒啄木鸟头皮或一罐茶叶，或者干脆伪造金块（如果是炼金术真的可以实现的话）。价值的各种表现形式都被用作了交易媒介，而且即便它们中的大多数已经被证明是不方便交易、存储或搬运的，它们依然因非常难以复制而存在显著优势。

但是纸币不是这样。当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于17世纪90年代末开始印刷自己的货币时，美洲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描画早期美洲的无政府货币主义这一最有趣的跳跃，本·塔尔洛夫阐明了这一点。在第一次出现印刷票据的时刻，我们看到企业主充沛的艺术家才能、贪婪与肆无忌惮的交织以及为了轻松致富承担复制或伪造钞票所带来的极大风险的意愿，这些风险包括被投入监狱、遭受流放或者死刑。

塔尔诺夫首先描述了三个造假者。两年前他就选定这三人为重点研究对象，当时他在受人尊敬的新杂志《拉帕姆季刊》负责“钱”这一版块的工作。上述三人中的前两位相对不那么知名，分别是在殖民地新英格兰的欧文·沙利文和20世纪初活动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大卫·路易斯，还有一个则是臭名昭著的爱国者塞缪尔·阿珀姆，他在位于费城中心的自己的香水店里伪造了大

量的钞票。塔尔洛夫清晰生动地描述了每个人的故事——隐匿在山洞里的印钞机、黑暗酒吧的枪战、越过山脉和冰雪覆盖的玉米地的追逐。书中充满了关于贪污和蛮勇的故事：一方面是欺骗，另一方面是关于实力日益壮大的当局和银行代理人以及联邦经济情报局调查人员智慧的引人入胜的记录，这三方追逐那些罪犯，并且最终基本都能取得了成功。

但是书中还涉及大量其他主题。除了很好地解释了货币价值含义背后的哲学复杂性——这让他的书在有趣的同时兼具启发性——塔尔洛夫还是个善于切换主题并营造气氛和悬念的高手。我们几乎能从中看到一部完整的剧本，想象科恩兄弟这样的导演看到此书时将产生的浓厚兴趣，并猜测谁最有可能扮演这些坏人（斯蒂夫·巴斯米？杰夫·布里吉斯？）。

事实上，他描述的这三个人都被证明是最和蔼可亲的流氓，某种程度上他们属于可爱的罗宾汉——甚至在200年后还能博得我们同情的人。毕竟，他们仅仅是试图蒙蔽银行家，而后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在蒙蔽我们。

从我们现在对金融界的看法出发，塔尔洛夫的这本有趣的著作面世的时机刚刚好。也因此，当华盛顿已经解决钞票的印刷问题时，从崭新的百元美钞中抽出一张来买这本书应该是非常值得的。不过要仔细检查买书后所找的钱的质量。这些钞票没有价值。它也有可能被证实是相当不值钱的——希望你能体会到两个概念的差异。

西蒙·温切斯特

(Simon Winchester)

作家，其作品有《大西洋》和即将出版的《爱丽丝梦游仙境背后的故事》等